

逐渐形成一套彼此认同的言说话语,并熟知这些话背后的深层次意蕴,这给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带来新的危机。当前,敌对势力开始借由这些圈层言说话术隐喻式地传播不良内容,柔性侵蚀网民思想,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造成威胁;二是通过网络视觉隐喻传达意识形态。随着各类视频、短视频平台的涌现,视觉传播开始占据网络传播的主导地位,通过视觉媒介获取讯息、表达观点已成为多数网民的生活常态。然而,网络视觉传播并非只是视觉影像的简单呈现,隐藏于影像之中的深意才是传播者想要真正传播的内容。图像学专家米歇尔认为,在以视觉为主的传播里,“(文本语言)就在图像内部,当它们显得最彻底地缺席、隐藏和无声时间,也许就在图像的最深处。”可以说,网络视觉传播的实质是在展现一种视觉隐喻,即通过视觉图像隐蔽传达思想观念和价值主张。而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者也试图抓住网络视觉传播的隐喻特点,将各种错误思潮以视觉形式加以扩散,于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影响网民。网络意识形态隐喻化趋向的出现,使得利用传统常规手段进行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有效防控变得愈发困难,成为当前面临的新挑战。

(三)网络意识形态出现泛娱乐化趋向

“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三种结果:它们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人们所考虑的事情)、符号的类型(人用以思维的工具),以及社区的本质(思想起源的地

方)。”

近年来,传播技术的革新助推网络娱乐化传播的流行,不少网民通过“玩梗”、发布弹幕等方式娱乐化地表达观点和意见,网络上充斥着“娱乐至上”“万物皆可娱乐”的思潮。在这一背景下,网络空间出现娱乐化言说意识形态的现象,网络意识形态呈现出泛娱乐化趋向。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敌对势力开始娱乐化解读党的理论思想、制度安排和行动主张,在调侃、戏谑过程中使部分网民产生对重要政治问题和价值观念的思想错觉、认知混淆和误读误判;另一方面,一些以“吸粉”、追逐流量为目的的个人或机构自媒体,在网络意识形态的泛娱乐化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把娱乐化表达意识形态的行为视为“标新立异”。“除了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诋毁党和政府外,部分媒介素养缺乏者通过解构红色经典、恶搞严肃话题,热衷于炒作,沉溺于戏说,滥用言论自由,挑战传播行为边界、污染传播环境。”这些行为实际上变相地宣扬了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却将自身标榜为纯属娱乐,在网络场域中实则具有很大的迷惑性、鼓动性和危害性。网络意识形态的泛娱乐化倾向,给反主流意识形态的宣扬披上了娱乐化的包装和外衣,加剧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攻击,客观上增加了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难度。

二、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多维向度

佩德罗·多明戈斯认为,人工智能是保护国家的重要壁垒。人工智能有强大的算法和算力,能够

依托大数据自主执行任务,并能开展自我学习及调适,使其拥有区别于以往风险防控手段的独特之处,具备极大的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潜能。在反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识别、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三个向度上,人工智能有望显著赋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实践,助力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突破效能瓶颈。

(一)人工智能助力网络反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识别

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最直接的任务,是在网络的“信息海洋”中精准识别和捕捉不同表现形式的反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在这一任务的执行过程中嵌入人工智能技术群中的语义识别和视觉识别技术,有望显著提升识别的时、度、效,使反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无处遁形。

语义识别针对的是话语信息,致力于辨识、判定、理解话语内容的含义与价值倾向。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中,借助语义识别,可做到对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实时发现和处置。这需要经由以下两个步骤:其一,构建和完善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语义特征库。通过对大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归类,并利用机器对其加以深度分析,精准得出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特征,进而将其纳入语义特征库;其二,进行语义比对识别。利用语义识别技术,将网络场域中每日新发布的话语信息与语义特征库储存的特征样本进行智能比对,以此判定每条话语信息的价值倾向。